#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二

食貨下一　會計

宋貨財之制多因於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戸口凋耗租稅日削法既變而用不給故興利者進而征歛名額繁矣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

疆境偪戚藩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畧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塲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諸州通判官到任皆須躬閱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

市征地課鹽麴之類通判官兵馬都監縣令等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而小民求財報怨訴訟煩擾未幾除募告之禁先是茶鹽榷酤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更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産以償太宗始詔以開寶八年為額既又慮其未均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凡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欺而多取主

稱藏吏皆斬監臨官亦重寘其罪罷三司大將及軍將主諸州榷課命使臣分掌掌務官吏虧課當罰長吏以下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勾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為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為期所以詳知國用之盈虛大行羣吏之誅賞斯乃舊典其可廢乎三司自令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四年改三司為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

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為率每州軍歲計金銀錢繒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未幾復為三部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太宗孜孜庶務或親為裁決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煮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窰務為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真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

歛以困黎元是時條禁愈密較課以租額前界遞年相參景德初榷務連歲增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為額帝慮或致掊克詔凡增額比奏上封者言諸路歲課增羨知州通判皆書歷為課最有虧者則無罰乃令諸路茶鹽酒稅及諸場務自今總一歲之課合為一以額較之有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吏減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三

歲一親祀郊丘計緡錢常五百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綺絁紬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羸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册又增二十萬丁謂為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以獻林特領使亦繼為之凡舉大禮有司皆籍當時所費以聞必優詔獎之初吳蜀江南荆湖南粤皆號富强相繼降附太祖太

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羡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外國耗蠹中土縣官之費數倍於昔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經費寖廣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祥符天書一出齋醮糜費甚衆京城之内一夕數處至是始大裁損

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清衛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司舊殿直已上雖幼未任朝謁遇乾元長寧節皆賜服至是亦罷給故事上尊號謚號隨冊寶物並用黃金帝曰先帝太后用黃金若朕所御止用塗金時洞真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以荅天戒及滑州塞決河御史知雜王礹復以為言既而玉清昭應宮災遂詔諭中

外不復繕修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土木之費省矣帝天資恭儉尤務約已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多擯不取聞民之有疾苦雖厚利舍之無所愛貢獻珍異故事有者或罷之山林川澤陂池之利久與民共者屢勑有司毋輙禁止至於州縣征取苛細蠲減蓋不可勝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天章閣侍讀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戸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乃出自内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

萬石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廩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搖人心尹洙在陝西請為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

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內出詔書減皇后至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為式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皆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後以元儼叔父全給如故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以次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損一千千損三百二百損百百損二十皆著為式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

東三路未用兵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陜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陜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葢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陜西特多故也又計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常

歲為多慶歷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無所減乃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裁節稍徙戍兵還内地命三司戸部副使包拯行河北與邊臣轉運司議罷省冗官汰軍士之不任役者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相參耗登

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為書七卷上之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初真宗時内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及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至和中

諫官范鎮上疏曰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
自刻責而吏不稱職陛下憂勤于上人民愁嘆于下今
歲無麥朝廷為放稅免役乃發倉廩拯貸存恤之恩不
為不至然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相保者平居無事時
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大熟民不得終歲之飽及
有小歉雖加重放已不及事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
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轉運使復於
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又

言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兵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官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卒無所建明治平中兵數少損隸籍者猶百十六萬二千宗室吏員視皇祐無慮增

十之三英宗以勤儉自飭然享國日淺於經紀法度所未暇焉治平二年内外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神宗嗣位尤先理財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置局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歷二年數比今支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後數日光登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大

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必須陛下
與兩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庶
幾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帝遂罷裁減局但
下三司共析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
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
由給足宫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
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宫人惟
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

初定公主奉料以聞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異時中宮月有止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畧四夷故每以財用為憂不給日與大臣講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簿籍商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覆欄檻青氊四百九十帝謂禁中諸殿欄檻率故敝不必覆也既而并延福宮覆檻氊罷之後呂嘉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綵帛是歲詔内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宫倉廩武庫皆

罷省三年儀鸞司闕氈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金州歲貢斑竹簾簡州歲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碌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制置司言諸路科買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榷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惡耗死公私費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産為抵官預給錢約期限口數斤重以輸民多

樂從歲計充足凡供御膳及祀祭與泛用者皆别其窂栈以三千為額所裁省冗費十之四其後又用吕嘉問劉永淵之言治窨藏氷以省工費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謂增置官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税今取財百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帝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槩量嚴立諸倉丐取法中書因請增諸倉主典役人禄至一萬八千九百緡且盡增選人之禄均其多寡令禄增至十五千司理至簿尉防團軍

監推判官增至十二千其後又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樞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受財者以倉法論安石蓋欲盡祿天下之吏帝以役法未就緩其議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賕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為善初陝西用兵凡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

建中考沈起簿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錢穀金帛及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為擾力請罷之止詔三司帳司會計熈寧六年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塲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横費計羸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為黜陟則國計大

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其後一州一路會計式成上之餘未就緒未幾遂罷元豐官制既行三司所掌職務散於六曹諸寺監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焉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有散於五曹及諸寺監者並歸戶部遂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

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初熙寧五年患天下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法式布因請選吏於三司顓為一司帳司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所設官吏僅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勾磨出失陷錢止萬緡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使州郡應上省帳皆歸轉運司惟錢帛糧草酒麴商稅等別為計帳上戶部至是令戶部盡收諸路文帳蘇轍時為諫官謂徒益紛紛請如舊為便不行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

道言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征榷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此則今日之成法乞檢會寶元慶歷嘉祐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賜賞給特支如舊外餘費並裁省又詔方將裁損八流以清取士之路命

今後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於是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宮室械器皆命裁損久之事未就議者謂裁減浮費所細碎苛急甚損國體於是已議未行者一切寢之後乃詔元祐裁損除授正任以下奉禄失朝廷優禮見條悉除之循元豐舊制元豐鉤考隱漏宜錢督及一分者賞三釐自元祐改法賞薄而吏怠遂復其舊時議裁損吏祿隸省曹寺監者止以元豐三年錢數為額而吏

三省者凡兼領因事别給并舊請並罷劉摯遂乞悉罷
剏增吏禄詔韓維等究度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都
吏禄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税錢給之於是吏
禄之冗濫者率多革去矣然三省吏猶有人受三奉而
不改者故孫升傅堯俞皆以為言至紹聖元符務反元
祐之政下至六曹吏亦詔皆給見緡如元豐之制先是
既罷導洛堆垛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减放
市易欠負及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之刻

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李琮內臣之生事歛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其罪既而稍復講修財利李清臣因白帝今中外錢穀艱窘戶部給百官奉常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專指為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翟思亦奏疏詆元祐以理財為諱利入名額類多廢罷督責之法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餘積用之幾盡方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所入不足給所出頤下

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異時財利名額歲入經數著為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司以歲入財用置都籍定諸州租額且計一路凡數即有贏縮書其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穀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驗以上戶部戶部歲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贏以行賞罰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一季聞奏二年官吏違負上供錢物以分數為科罪之等不及九分者罪以徒多者更加之歲首則列次年之

數聞於漕司考實申部又以督限未嚴更一季為一月
然國之經費往往不給五年詔省罷官局命戶部侍郎
許幾專切提舉措置裁罷開封府重祿通引官客司并
街道司額外兵士及罷在京料次錢三十八處大觀三
年罷諸路州軍見貢六尚局供奉物名件四百四十餘
存者才十一二減數十二停貢六戶部侍郎范坦言戶
部歲入有限支用無窮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
應付今歲支遣較之去年又費百萬有詔鐫減財賦命

御史中丞張克公與吳居厚許幾等置局議論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今官較之元祐已多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將節度使下至遥郡刺史除軍功轉授者各減奉半然後閑慢局務工伎末作亦宜減省自貴及賤自近及遠行之公當人自無詞時論韙之時諸路轉運司類以乏告詔戸部編次一歲財用出納之數諸路州縣各為都籍以待考較工部金銀銅鉛水銀朱砂等亦嚴帳籍之法令諸路各條三十年以還一歲出入及

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勾稽天下文帳吏習媮惰自崇寧至政和稽違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敕六曹以拘督一歲多寡為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熈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來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琦不聞峻宇雕墻僭擬宮省

柰何剝民膚髓為廝役之奉乎其次如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一時之好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賜帶其直雖不過數百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為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重和初罷講畫經費局有司議勾收白地禁榷鐵貨方田增稅榷酤增價量收醋息河北添折稅米

等俄慮騷擾悉罷之併焚其條約未幾又置裕民局命蔡京提舉徐處仁詳定京大不悅尋亦罷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没一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别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鉤考以絶姦弊帝初即位思節冗費中都吏重復增給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為箔以飭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内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為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

惟王不會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為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奉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

述為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掌食亦皆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乏支之别臺省寺監又增厨錢侍御史毛注嘗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禄廪為幾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溢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説諛悦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

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為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為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俸故當時議者有俸入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又增置兼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敕令之類職秩繁委廪給無度侍御史黄葆光論其

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而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自是罕敢言者然吏禄泛冒已極以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京所侵私以千萬計朝論喧然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時翕然以為快臣僚上言諸州遇天寧節除公使外別給係省錢充錫宴之用獨諸路監司許支逐司錢物一筵之饌有及數百千者浮侈相誇無有藝極自是詔遇天寧

節宴舊應給錢者發運監司每司不得過三百貫餘每司不得過二百貫以上舊給數少者止依舊自崇寧以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沿汴州縣剏增鎮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二十餘塲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水磨廟圖淘沙金等錢不得而盡記也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横賦以羨為功嶺南川蜀農民䧺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匱六年尚書左丞宇文粹

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瞻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支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積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價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虛文民

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為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

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省六尚歲貢七年詔諸路帥臣監司各條所部當裁省凡目以聞後苑書藝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可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所管諸色窠名錢

數內兩浙路錢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
淮南路添酒錢等並行截節更不充應奉支用十二月
詔曰比年寛大之詔數下裁省之令屢行有司便文而
實惠不至盖緣任用非人興作事端蠹耗邦財假充上
之名濟營私之欲漁奪百姓無所不至朕夙夜痛悼思
有以撫循慰安之應茶鹽立額結絶應奉司兩浙諸路
置局及花石綱等諸路非泛上供拋降物色延福宮西
城所租課內外修造諸處採斫木植製造局所並罷諸

局及西城所見管錢物並付有司其拘收到百姓地土並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減侍從官以上月廩及罷諸兼局以上並令有司據所得數撥充諸路糴本及樁充募兵賞軍之用應齋醮道場除舊法合有外並罷道官及撥賜宮觀等房錢田土之類六尚並依祖宗法罷大晟府罷教學所罷教坊額外人罷行幸局罷採石所罷待詔額外人罷都茶場依舊歸朝廷河坊非危急泛科免夫錢並罷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

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為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廪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尚書聶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添給如額外醫官內中諸閤分位次主管文字等使臣福源靈應諸觀清衛卒后妃戚里及文武臣僚之家母妻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等請給并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

千九百餘緡凡熙豐無法該載者罷之靖康元年詔曰

朕託於兆庶之上永念民惟邦本思所以閔恤安定之

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之物無以率

先天下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為民除害方詔減上供

收買之額蠲有司煩苛之令輕刑薄賦務安元元而田

里之間愁痛未蘇儻不蠲革何以靖民今詢酌庶言疏

剔衆弊舉其綱目以授四方詔到監司郡守其悉力奉

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凡當時苛

刻煩細一切不便於民者皆罷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三年二月減婺州上供額羅二萬八千匹著為定制八月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紹興二年罷鎮江府御服羅省錢七萬緡助劉光世軍四年二月詔諸路州縣天申節禮物並置場和買毋得抑配於民十有一月免淮南州軍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十一年始命四川上供羅復輸內藏其後綾紗絹悉如之四路天申節大

禮絹及上供紬綾錦綺共九萬五千八百匹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焞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賦財十分為率儲一分充上供始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儲一分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已增至一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以見增錢數立額已後權免遞增詔夔州路九州百姓科買上供金銀絹自淳熙六年為始盡免十六年蠲兩

淮州軍合發上供諸窠名錢物極邊全免次邊展免一年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顧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共四百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二貫有奇並輸送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南渡以來諸路上供數重自嘉定至嘉熙起截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為始銀錢關會用咸淳三年起截中數拘催紬絹絲綿綾

羅用咸淳二年起截中數拘催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匹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戸部徧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所謂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戸部尚

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税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及為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一歳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歳入無慮數百萬計邉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至暴斂與其斂於倉卒曷若積於細微於是以添酒錢添賣糟錢典賣田宅增牙税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收

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
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又因經制
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財用司言
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貫收錢二十三文
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充本路
郡縣并漕司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貫收頭
子錢上量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舊合得一十
三文省餘盡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助軍江西提舉司

言常平錢物舊法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諸色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用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窠名輸送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更置一司無益於事如朔供給酒庫亦是陰奪省司之利若謂監司郡縣違法廢令別建此司按之則又不然夫朝廷置監司以轄州郡立省部以轄監司祖宗制也稅賦失實當問轉運司常平錢穀失陷當問提舉司若使經制司能事事檢察則雖戶部版

曹亦可廢矣且自置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監司之妄支固未嘗少革其弊罷之便疏奏不省十六年以諸路歲取經總制錢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拘催歲終通紐以課殿最二十一年以守倅同檢察二十九年詔專以通判主之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貢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以所增錢别輸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經總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矣然遇兵凶亦時有蠲免三年復以守倅共掌之淳熙十六

年光宗即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總制錢一十七萬一千緡紹熙二年詔平江府合發經總制錢歲減二萬緡嘉定十七年詔蠲嘉定十五年終以前所虧錢數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因災傷檢放苗米毋收經總制頭子勘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放苗米隨苗帶納錢並與除放所謂月樁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

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既有偏重之弊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不封樁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郡縣橫斂銖積絲累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寛剩錢充月樁以寛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亦軍興後所刱也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産則不及卑幼亡僧絶戶不俟覈實而入

官逃産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他如此類不可偏舉州縣之吏固知其非法然以版帳錢額太重雖欲不横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内藏庫蓋天子之别藏也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則給發内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寳金帛盡入内府初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别為内庫嘗謂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漳泉吳越相次獻

地又下太原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為内藏庫令内藏庫使翟裔等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别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隷内藏其後迺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内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帝因謂左右曰此盖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朕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内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

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景德四年又以新衣庫為内藏西庫初劉承珪嘗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置庫以來出納造都帳及須知屢加賞焉真宗再臨幸作銘刻石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庫屋增廣其地既而又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為四庫金銀一庫珠玉香藥一庫錦帛一庫錢一庫金銀珠寶有十色錢有新舊二色錦帛十三色香藥七色天禧二年又出内藏緡錢二百萬給三司天聖

以後兵師水旱費無常數三歲一賚軍士出錢百萬緡紬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銀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以佐三司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百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為常異時三司用度不足必請貸於内藏輒得之其名為貸實罕能償景祐中内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而所貸錢帛九百一十七萬在太宗時三司所貸甚衆久不能償至

慶曆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其出以助經費前後不可勝數至於儲積贏縮則有司莫得詳焉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為數嘗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嘗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

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内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又詔諸路金帛緡錢輸内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匃寄市易務直赴内藏庫寄帳封樁當輸内庫金帛緡錢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初藝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别儲於景

福殿元豐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
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
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一字一庫以號之凡三十二庫
後積羨嬴為二十庫又揭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
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
均言自新官制盖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
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大府
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之拘催而已支

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知謹扃鑰塗牕牖以為固窓爾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與夫所蓄之數哉宜因官制之意令户部太府寺於内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内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閲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内藏庫貯經費餘財所以募士威敵振乏固本皆有成法比歲官司懈弛侵蠹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部郎中丘括行諸路驅磨三年中書奏熙寧之制江南

諸路金銀課利並輸內帑元祐中戸部尚書李常於中以三分助轉運司致內帑漸以虧減乃詔諸路新舊坑冶所收課利金銀並輸內帑如熙寧之舊後又入於大觀東庫尋命仍舊以七分輸內帑餘給轉運司宣和六年申截留借兑內帑錢物之制時又有元豐庫則雜儲諸司羨餘錢諸道榷酤場舊以酧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役法行乃聽民增直以售取其價給衙前久之坊場錢益多司農請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遂於

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以待非常之用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論河北保甲之害因言元豐及内庫財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為軍尋用其議元祐三年改封樁錢物庫為元祐庫未幾分元豐庫為元豐南北庫數月以北庫為司空呂公著厮封樁幷附南庫仍舊元豐六年詔歲以内藏庫緡錢五十萬樁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諸路封樁禁

軍闕額給三路外與常平坊場免役紬絹貼輸東北鹽錢及鬻賣在官田屋錢應前收椿管封椿榷添酒錢侵占房廊白地錢公使庫遺利等錢並輸元豐庫别又置大觀庫制同元豐但分東西之别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盖蔡條欲效王黼以應奉司貢獻要寵事不足紀靖康元年詔諸路公使庫及神霄宫金銀器皿所在盡輸元豐庫户部尚書聶山輙取元豐庫北珠宰相吴敏白帝言朝廷有元豐大觀庫猶

在陛下有內藏庫朝廷有闕用需於內藏必得旨然後敢取戶部豈可擅取朝廷庫務物哉若人人得擅取庫物則綱紀亂矣欽宗然之南渡內藏諸庫貨財之數雖不及前後兵興用乏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則以後宋史多闕云

宋史卷一百七十九

宋史卷一百八十

元　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三

食貨下二 錢幣

錢幣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錢夾錫錢最後出宋之錢法至是而壞蓋自五代以來相承周唐舊錢其別鑄者殊鮮太

祖初鑄錢文曰宋通元寶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鑞錢悉禁之詔到限一月送官限滿不送官者罪有差其私鑄者皆棄市銅錢闌出江南塞外及南蕃諸國差定其法至二貫者徒一年三貫以上棄市募告者賞之江南錢不得至江北蜀平聽仍用鐵錢開寶中詔雅州百丈縣置監冶鑄禁銅錢入兩川大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而鐵錢不出境令民輸租及榷利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

銅錢一得鐵錢十四明年轉運副使張諤言川峽鐵錢十直銅錢一輸租即十取二舊用鐵錢千易銅錢四百自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鐵錢彌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輸銀絹候銅錢多即漸令輸又詔令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五百餘皆從之然銅卒難得而轉運副使聶詠轉運判官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歲遞增一分後十歲

則全取銅錢詔如所請祥等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益以為苦或發古塚毀佛像器用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具言其弊内使臣吴承勲馳傳審度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多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以大誼責之乃皆言其不便承勲復命二年遂令川峽輸租榷利勿復徵銅錢聶詠等皆坐罪免既而又從西川轉運使劉度之請官以鐵錢四百易銅錢一百後竟罷之平廣南江南亦

聽權用舊錢如川蜀法初南唐李因鑄錢一工為錢千五百得三十萬貫太宗即位詔昇州置監鑄錢令轉運使按行所部凡小山之出銅者悉禁民采並以給官鑄焉太平興國二年樊若水言江南舊用鐵錢於民非便令諸州銅錢尚六七十萬緡虔吉等州未有銅錢各發六七萬緡俾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糴穀麥於睦池饒等州産銅之地大鑄銅錢銅錢既不渡江益出新錢則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鎔鑄為農器什物以給

江北流民之歸附者除銅錢渡江之禁從之自唐天祐中兵亂窘乏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凡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百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至是詔所在用七十七錢為百西北邊内屬戎人多賫貨帛於秦階州易銅錢出塞銷鑄為器乃詔吏民闌出銅錢百已上論罪至五貫以上送闕下舊饒州永平監歲鑄錢六萬貫平江南增為七萬貫而銅鉛錫常不

給轉運使張齊賢訪求得南唐承旨丁釗能知饒信等州山谷産銅鉛錫乃便宜調民采取且詢舊鑄法惟永平用唐開元錢料最善即詣闕面陳八年詔增市鉛錫炭價於是得銅八十一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歲鑄錢三十萬貫補釗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然民間猶雜用舊大小錢是時以福建銅錢數少令建州鑄大鐵錢並行尋罷鑄而官私所有鐵錢十萬貫不出州境每千錢與銅錢七百七十等外邑鄰兩浙者亦不用

雍熈初令江南諸州官庫所貯雜錢每貫及四斤半者送闕下不及者銷毁民間惡錢尚多復申乾德之禁稍峻其法京城居民蓄銅器者限兩月悉送官端拱元年内侍蕭延皓使嶺南還以民間私鑄三等錢來上且言多與蠻人貿易侵敗禁法因詔察民私鑄及銷鎔好錢作薄惡錢者並棄市輙以新惡錢與蠻人博易者抵罪江北諸州所用錢非甚薄惡者新舊大小兼用江南雖用舊大錢淳化四年乃詔每貫及前詔斤數有官監字

號者皆許用不分新舊先是淳化二年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所用鐵錢至輕市羅一匹為錢二萬堅請改鑄一當十大錢御書錢式遣詣川峽路諸州冶鑄所在並為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鐵錢悉輦送官民間小錢許送監計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既而一歲纔成三千餘貫衆皆以為不便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罷冶鑄五年安易復請不許第令川峽仍以銅錢一當鐵錢十荆湖嶺南民輸稅須大錢民

以小錢二或三易大錢一官屬以奉錢易於民以規利詔自今吏受民輸但常所通行錢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錢換易至道二年始禁道賀州錫官益其價市之以給諸路鑄錢咸平初又申新小錢之禁令官置場盡市之舊犯銅禁七斤以上處死奏裁多蒙減斷然待報常淹緩四年詔滿五十斤以上取裁餘從第減景德四年詔曰鼓鑄錢刀素有程限憫其勞苦特示矜寛自今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止收半功本司每歲量支率分錢以

備醫藥十二月令鑄匠每旬停作一日天禧三年詔犯銅鍮石悉免極刑時銅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京師昇鄂杭州南安軍舊皆有監後廢之凡鑄錢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錫八兩得錢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增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大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曰惠民嘉州曰豐遠興州曰濟衆益州雅

州舊亦有監後並廢大錢貫十二斤十兩以準銅錢嘉
邛二州所鑄錢貫二十五斤八兩銅錢一當小鐵錢十
兼用後以鐵重多盜鎔為器每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
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策言錢輕則易齎鐵少則鎔
者鮮利於是詔減景德之制其見使舊錢仍用如故歲
鑄總二十一萬貫諸路錢歲輸京師四方由此錢重而
貨輕景祐初詔三司以江東福建廣南歲輸緡錢合三
十餘萬易為金帛錢流民間許申為三司度支判官建

議以藥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六分皆有奇贏亦得錢千費省而利厚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大率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雜以鐵流澁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鑄萬緡逾月裁得萬錢申性詭譎少成事自度言無效乃求為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於江州朝廷從之因詔申即江州鑄百萬緡毋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宰相主之卒無成功初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淳化更鑄又親書淳

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後改元更鑄皆曰元寶而冠以
年號至是改元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仁宗特命以皇
宋通寶為文慶歷以後復冠以年號如舊自天聖以來
毀錢鑄鍾及為銅器皆有禁慶歷初闌出銅錢視舊法
第加其罪錢千為首者抵死五年泉州青陽鐵冶大發
轉運使高易簡不俟詔置鐵錢務于泉欲移銅錢于内
地梓州路轉運使崔輔判官張固亦請即廣安軍魚子
鐵山采礦炭置監於合州并銷舊小錢以鑄減輕大錢

未得報先移合州相地置監州以上聞朝廷以易簡輔固為擅鑄錢皆坐貶軍興陜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既而陜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奎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陜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

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虢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河東鐵錢既行盜鑄獲利什六錢輕貨重患如陝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且行舊錢而契丹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慶歷末葉清臣為三司使

與學士張方平等上陜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縣
官取利太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
物估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
乃受虧損之實害捄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
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三當銅錢一
河東小鐵錢如陜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爐自是
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絶濫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
錢又令陜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

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方大錢之行有劉義叟者語人曰是於周景王所鑄無異上其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語在本傳時興元府西縣增置濟遠監而韶州天興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詔即其州置永通監後濟遠監廢儀州博濟監旣廢復置皇祐中饒池江建韶五州鑄錢百四十六萬緡嘉邛興三州鑄大鐵錢二十七萬緡至治平中饒池江建韶儀六州鑄錢百七十萬緡而嘉邛以率買鐵炭爲擾自嘉祐四

年停鑄十年以休民力至是獨興州鑄錢三萬緡熈寧初同華二州積小鐵錢凡四十萬緡詔賜河東以鐵償之四年陜西轉運副使皮公弼奏自行當二錢銅費相當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詔聽之自是折二錢遂行於天下京西轉運使吳幾復建議郢唐均房金五州多林木而銅鉛積於淮南若由襄郢轉致郢唐等州置監鑄錢可以紓錢重之弊神宗是之而王安石沮之其議遂寢後乃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五路各置鑄

錢監江西湖南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為額仍申熟錢斤重之限又以興國軍睦衡舒鄂惠州既置監六通舊十六監水陸回遠增提點之官時諸路大率務於增額韶惠州永通阜民監舊額八十萬至七年增三十萬及折二凡五十萬後衛州黎陽監歲增折二凡五萬緡西京阜財監歲增市易本錢凡十萬緡興州濟衆監歲增七萬二千餘緡陜西三銅錢監各歲增五萬緡而睦州則置神泉徐州則置寶豐梧州以鉛錫易得萬州以多

鐵礦皆置監又詔秦鳳等路即鳳翔府斜谷置監已而所鑄錢青銅夾錫脆惡易毀罷之然私錢往往雜用不能禁至是法弊乃詔禁私錢在官惡錢不堪用者别為模以鑄商號洛南增三監耀鄜權置兩監通永興華河中陝舊監為九以給改鑄永興鄜耀河中陝去鐵冶遠聽改鑄一年罷商洛南華號最近鐵冶聽久置鄜州等五監候罷改鑄并其工作歸永興等四監專鑄大錢所鑄大鐵錢約補及所廢偽錢及可以待交子所用而止

八年詔河東鑄錢七十萬緡外增鑄小錢三十萬緡於是知太原韓絳請放陝西令本重模精以息私鑄之弊初薛向鑄鐵錢於陜西後許彦先鑄於廣南既而民不便用神宗欲遂罷之王安石固爭乃詔京師畿内並罷其行於四方蓋如故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徐州置寶豐下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轉移陜府于時同渭秦隴等州錢監廢置移徙不一銅錢官多建言鑄錢事不盡行而又自弛錢禁民之銷毁與夫闌出境外

者爲多張方平嘗極諫曰禁銅造幣盜鑄者抵罪至死

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故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

歳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

南江池饒建置爐歳鼓鑄至百萬緡積百年所入宜乎

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

百貨不通人情窘迫謂之錢荒不知歳所鑄錢今將安

在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令敕具載而自熙寧七年頒

行新敕删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

飽載而回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逐州置爐每爐增數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復申錢幣闌出之禁如嘉祐編敕罷徐州寶豐鼓鑄詔戶部條諸監之可減者凡增置鑄錢監十四皆罷之陝西行鐵錢至陝府以東即銅錢地民以鐵錢換易有輕重不等之患元祐六

年乃議限東行有稅物者以十分率之止許易二分人毋得過五千八年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帑銅錢以時計置運致內郡商旅願於陝西內郡入便銅錢給據請於別路者聽仍定加饒之數每百緡河東京西加饒三千在京餘路四千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於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於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即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

商人賫劵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折二銅錢又定鈞致之法初欲復舊止行於本路議者謂關東諸路既已通行奪彼予此理亦非便且陝右所用折二鐵錢止當一小銅錢即折二銅錢盡歸陝西不直般運費廣猝難鈞致且與鐵錢一等慮鐵錢轉更加輕乃令折二銅錢寛所行地聽行於陝西一路及河東晉絳石慈隰州京西西京河陽

許汝鄭金房均鄧等州餘路則禁仍限二年毋更用在民間者聽以輸買納在官帑者以輸上供即非沿流地或數無上供者所隸運司移發輸京師尋詔更鑄小銅錢河東安撫提刑司言頃絳州垣曲縣置監皷鑄銅錢費且不給令已廢監又禁折二銅錢不通行非便乃聽行使如舊供備庫使鄭价使契丹還言其給輿箱者錢皆中國所鑄乃增嚴三路闌出之法熈豐間銅鐵錢嘗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未聞輕重之弊及後銅錢

日少鐵錢滋多紹聖初銅錢千遂易鐵錢二千五百鐵錢寖輕元符二年下陜西諸路安撫司博究利害於是詔陜西悉禁銅錢在民間者令盡送官而官銅悉取就京西置監永興帥臣陸師閔言既揀毁私錢禁銅罷冶則物價當減願下陜西州縣凡有市買並準度銅錢之直以平其價詔用其言而豪賈富家多不便徽宗嗣位通判鳳州馬景夷言陜西自去年罷使銅錢續遣官措置錢法未聞有深究錢幣輕重灼見利害者銅錢流注

天下雖千百年未嘗有輕重之患獨鐵錢局於一路所可通交易有無者限以十州之地欲無滯礙安可得乎又諸州錢監皷鑄不已歲月增多以皷鑄無窮之錢而供流轉有限之用更數十年積滯一隅暴如丘山公私為害又倍於今日矣謂宜弛其禁界許鄰近陜西河東等路特不入京城外凡解鹽地州縣並許通行折二鐵錢如此則流注無窮久遠自無輕重之患繼而言者謂鐵錢重滯難以齎遠民間皆願復用銅錢當公私匱乏

之時諸路州縣官私銅錢積貯萬數反無所用乃詔銅鐵錢聽民間通行而銅錢止用糴買建中靖國元年陜西轉運副使孫傑以鐵錢多而銅錢少請復鑄銅錢俟銅鐵錢輕重稍均即聽兼鑄崇寧元年前陜西轉運判官都貺復請權罷陜西鑄鐵錢戸部尚書吳居厚言江池饒建錢額不敷議減銅增鉛錫歲可省銅三十餘萬斤計增鑄錢十五萬九千餘緡所鑄光明堅韌與見行錢不異詔可然課猶不登二年居厚乃請檢用前後上

供鑄錢條約視其登耗之數別定勸沮之法會蔡京當政將以利惑人主託假紹述肆為紛更有許天啟者京之黨也時為陝西轉運副使迎合京意請鑄當十錢五月始令陝西及江池饒建州以歲所鑄小平錢增料改鑄當五大銅錢以聖宋通寶為文繼而并令舒睦衡鄂錢監用陝西式鑄折十錢限今歲鑄三十萬緡鐵錢二百萬緡募私鑄人一為官匠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錢院謂得昔人招天下亡命即山鑄錢之意所鑄銅錢

通行諸路而陜西河東四川係鐵錢地者禁之第鑄於陜西鐵錢地而已自熙寧以來折二錢雖行民間法不許運致京師故諸州所積甚多至是發運司因請以官帑所有折二錢改鑄折十錢三年遂罷鑄小平錢及折五錢置監於京城所復徐州寶豐衛州黎陽監並改鑄折二錢為折十舊折二錢期一歲勿用大嚴私鑄之令民間所用鍮石器物並官造鬻之輙鑄者依私有法加二等命諸路轉運司於沿流順便地隨宜增置錢監俾

民以所有折二錢換納於官運致所增監改鑄折十錢二廣産鐵令皷鑄小鐵錢止行於兩路其公私銅錢兑換運輸元豐庫仍於潯州置鐵錢監依陜西料例鑄當二錢四年立錢綱驗樣法崇寧監以所鑄御書當十錢來上緡用銅九斤七兩有奇鉛半之錫居三之一詔頒其式於諸路令赤仄及烏背書畫分明時趙挺之為門下侍郎繼拜右僕射與蔡京議多不合因極言當十錢不便私鑄寖廣乃令提刑司歲較廵捕官一路所獲多

寡繼令福建廣南毋行用第鑄以上供及給他路凡為人附帶若封識影庇私鑄錢者悉論以法毋得㕍贖其置鑄錢院蓋將以盡收所在亡命盜鑄之人然犯法者不為止乃命荆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並以折十錢為折五舊折二錢仍舊慮冒法入東北也令以江為界淮南重寶錢亦作當五用焉五年兩浙盜鑄尤甚小平錢益少市易濡滯遂命以折五折十上供小平錢留本路江池饒建韶州錢監歲課以八分鑄小平錢二分鑄當

十錢俄詔廣南江南福建兩浙荆湖淮南用折二錢改鑄折十錢皆罷其剏置鑄錢院及招置錢戸並停繼復罷鑄當十二分之令盡鑄小平錢荆湖江南兩浙淮南重寶錢作當三在京京畿京東西河東河北陝西熈河作當五通寶錢所鑄未多在官者悉封樁在民間者以小平錢納換旋復詔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熈河當十錢仍舊兩浙作當三江南淮南荆湖作當五時錢幣苦重條序不一私鑄日甚御史沈畸奏曰小錢便民

久矣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哉當十鼓鑄有數倍之息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遏未幾詔當十錢止行於京師陜西河東河北俄并畿内用之餘路悉禁期一季送官償以小錢換納到者輸於元豐崇寧庫而私錢亦限一季自致計銅直增二分償以小錢隱藏者論如法尋詔鄭州西京亦聽用折十錢禁貿易為二價者東南諸監增鑄小平錢以待償錢而私錢亦改鑄焉折十錢

為幣既重一旦更令則民驟失厚利又諸路或用或否往往不盡輸於官冒法私販始令四輔畿内開封府許搜索舟車賞視舊法增倍水陸所有官司失察者皆停替而受納不揀選容私錢其間者以差定罪法又以私錢猥多不能悉禁乃令外路每一私錢計小平錢三以小錢易於官在京以四小平錢易之京師出納及民間貿易並大小錢參用而私鑄小平錢輙行用立搜索告捕罪賞越江淮入汴錢至京者一依當十錢法御史張

茂直請嚴私販當十之令綱舟載卸皆選官監索保無藏匿舟車兠擔即疑慮私販者並聽搜索而福建民或私鑄轉入淮浙京東等路者所由州縣官司皆治漏逸之罪不以赦免法滋密矣大觀元年張茂直復言州縣督捕加峻私小黄錢投委江河不敢復出請令東南州縣置水匱封鍵於闤闠中聽民以私錢自投如自首法當三當五錢舟船附帶者亦多棄之江河請下諸路撈漉時蔡京復相再主用折十錢二月首鑄御書當十錢

以京畿錢監所得私錢改鑄尋興復京畿兩監以轉運使宋喬年領之用提舉京畿鑄錢司為名喬年鑄烏背漉銅錢來上詔以漉銅式頒行諸路京之初為折十錢人不以為便帝亦知之故崇寧四年以後稍更其法及京去位遂詔諭中外京再得政復行之知盜鑄者必衆將威以刑會有告蘇州章綎盜鑄數千萬緡遂興大獄初遣李孝壽又遣沈畸蕭服末以命知蘇州孫傑發運副使吳澤仁綖坐刺流海島連坐者十餘人時皆究之

於是頒行大觀新修錢法於天下申命開封府尹少外路監司各分州郡舉行按舉能否月檢會法令使民知禁用孫傑言盜鑄依淮東重法地囊橐強盜之家籍其財以待賞居停鄰保並均備告驗私錢依私茶法給隨行物州常椿盜鑄賞錢五千緡州縣稽於施行監司失察不以赦原是歲京畿既置錢監乃專鑄當十大錢而小平錢則鑄於諸路既而當十錢少復置真州鑄錢監以本路所換錢不依式者及諸司當二見緡用舊式改

鑄當十錢明年令江池饒建州錢監自來歲以鑄當十五分鑄小平錢申嚴私鑄之法即託權要事勢度越關津拒捍搜索者雖輕以違制論載御物者同之初崇寧五年始禁陜西鐵錢行於興元府等界至是又以鐵錢猥多禁陜西鐵錢入蜀有董奎者為走馬承受遂令以鐵錢三折銅錢一事聞責奎以妄肆胸臆致幣輕物重奎遂即罷三年申當十錢行使之令益以京東京西而河北並邊州縣鎮砦四榷場及登萊密州緣海縣鎮等

皆禁時蔡京復罷政矣四年詔鼓鑄當十錢多慮法隨
以弊其止鑄舊額小平錢張商英為相奏言當十錢為
害久矣舊小平錢有出門之禁故四方客旅之貨交易
得錢必大半入中末鹽鈔收買告牒而餘錢又流布在
市井此上下内外交相養自當十錢行以一夫而負八
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為輕齎之物則告牒為滯貨
鹽鈔非得虛擡之息則不行臣今欲借内庫并密院諸
司封樁紬絹金銀并鹽鈔下令折十錢限民半年所在

送官十千給銀絹各一匹兩限竟毋更用侯錢入官擇其惡者鑄小平錢存其好者折三行用如此則錢法鈔法不相低昂可以復舊利州路提刑司言舊銅鐵錢輕重相尋以大鐵錢一折小銅錢二令大鐵錢五止當一銅錢比舊輕十倍又流入川界錢輕物重頗類陝西欲將折二大鐵錢以一折一雖稍減錢數錢必稍重詔許陝西鐵錢入蜀仍舊盡釋其禁且命以令物價量宜裁之政和元年詔錢重則物輕錢輕則物重其勢然也令

諸路所鑄小平錢行之久而無弊多而不壅為利博矣往歲圖利之臣鼓鑄當十錢苟濟目前不究悠久公私為害用之幾十年其法日弊而不勝姦猾之民規利冒法銷毀當二小平錢所在盜鑄濫錢益多百物增價若不早革積弊無已時其官私見在當十錢可並作當三以為定制尚慮豪猾悍於折閱胥動浮言可內自京尹外逮監司郡縣悉心開諭自當十錢行抵冒者多大觀四年星變赦天下凡以私錢得罪有司上名數亡慮十

餘萬人蔡京罔上毒民可謂烈矣時御府之用日廣東南錢額不敷宣和以後尤甚乃令饒贑錢監鑄小平錢每緡用鐵三兩而倍損其銅稍損其鉛繼又令江池饒錢監盡以小平錢改鑄當二錢以紓用度然有司猶數告之靖康元年罷政和敕陜西路用銅錢斷徒二年配千里法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詔鑄於陜西亦命轉運副使許天啓推行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緡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既而河東轉運使洪中孚

請通行於天下京欲用其言會罷政大觀元年京復相遂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鑄錢院專用鼓鑄若產銅地始聽兼鑄小平錢復用轉運司及提刑司叅領其事衡州熈寧鄂州寳泉舒州同安監曁廣南皆鑄焉二年江南東西福建兩浙許鑄使鐵錢三年京復罷政詔以兩浙鑄夾錫錢擾民凡東南所鑄皆罷明年并河北河東京東等路罷之所在監院皆廢惟河東三路聽存舊監以鑄銅鐵錢産銅郡縣聽存用改鑄小平錢政和

元年錢輕物重細民艱食詔應陜西舊行使鐵錢地並依元豐年大鐵錢折二公私通行夾錫錢同之毋得分別見存鐵錢母改更鑄夾錫河東官私折二夾錫錢同之童貫宣撫陜西以詔亟平物價帥臣徐處仁切責其非坐貶錢即經畧鄜延抗疏言詳考詔㫖謂鐵錢復行與夾錫並用慮姦民妄作輕重欲維持推行俾錢物相直非欲以威力貿制百姓頓減物價於一兩月之間今宣撫司裁損米穀布帛金銀之價殆非人情徐處仁言

雖未盡所見爲長望速詢其實如臣言乖謬願同處仁貶詔即妄有建明毁辱使命謫置徧州尋亦罷行夾錫錢且禁裁物價民商貿易各從其便繼而童貫復請與舊法鐵錢並折二通行知閬鄉縣論九齡俄坐以銅錢一估夾錫錢七八并知州王寀轉運副使張深俱被劾時關中錢甚輕夾錫欲以重之其實與鐵錢等物價日增患甚於當十二年蔡京復得政條奏廣惠康賀衡鄂舒州昨鑄夾錫錢精善請復鑄如故廣西湖北淮東如

之且令諸路以銅錢監復改鑄夾錫遂以政和錢頒式焉夾錫錢既復推行錢輕不與銅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擡減之令凡以金銀絲帛等物貿易有弗受夾錫須要銅錢者聽人告論以法懲治市井細民朝夕鬻餅餌熟食以自給者或不免於告罰未幾以夾錫錢不以何路所鑄並聽通行陝西用政和通寶舊大鐵錢與夾錫錢雜處流轉諸路四年詔毋更行用致令諸監改鑄夾錫錢在民間者赴官換納鄭居中劉正夫為相以

為不便令淮南夾錫錢期三日官私俱禁不用仍罷皷鑄夾錫錢悉輦椿關中尋詔河東陝西外餘路並罷俄詔并河東罷鑄夾錫錢止用舊法皷鑄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關中糴買用之通流復命皷鑄專給關中夾錫行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銅錢相亂河北漕臣張氲等嘗坐貶焉先是江池饒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衡舒嚴鄂韶梧州六監歲鑄錢百五十六萬緡充逐路支用建炎經兵皷鑄皆廢

紹興初併廣寧監於虔州併永豐監於饒州歲鑄纔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吏稍廩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二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罷建州鼓鑄尋復舊泉司供給銅錫六十五萬餘斤六年斂民間銅器詔民私鑄銅器者徒二年贛饒二監新額錢四十萬緡提點官趙伯瑜以為得不償費罷鼓鑄盡取木炭銅鉛本錢及官吏闕額衣糧水脚之屬湊為年計十三年韓球為使復鑄新錢

興廢坑冶至於發冢墓壞廬舍籍冶戶姓名以膽水盛時浸銅之數為額浸銅之法以生鐵鍛成薄片排置膽水槽中浸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鐵煤入爐三煉成銅大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饒州興利塲信州鉛山塲各有歲額所謂膽銅也無銅可輸者至鎔錢為銅然所鑄亦纔及十萬緡二十四年罷鐵錢司歸之漕司二十七年出版漕錢八萬緡為鑄本歲椎以十五萬緡為額復饒贑韶鑄錢監以漕臣往來措置通判主之殿中侍御史王珪言泉司不可廢復以戶部侍郎榮薿提領許置官屬二員二十

八年出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鐃鈸既籍定投稅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令命官之家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轉易金銀算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寄隱許人告以李植提點鑄錢公事植言歲額內藏庫二十三萬緡右藏庫七十餘萬緡皆至道以後數也紹興以來歲收銅二十四萬斤鉛二十萬斤錫五百斤僅可鑄錢一十萬緡諸道拘到銅器二百萬斤附以鉛錫可

鑄六十萬緡然拘者不可以常唯當據坑冶所産下工部榷以五十萬緡為額又明年纔鑄及十萬緡令泉司歲額增至十五萬緡小平錢一萬八千緡折二錢六萬六千緡歲費鑄本及起綱縻費約二十六萬緡司屬之費又約二萬緡東南十一路一百一十八州之所供有坑冶課利錢木炭錢錫本錢約二十一萬緡比歲所收不過十五六萬緡耳歲額金一百二十八兩銀無額以七分入内庫三分歸本司銅三十九萬五千八百斤鉛

三十七萬七千九百斤錫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五斤鐵二百三十二萬八千斤比歲所榷十無二三每當二錢千重四斤五兩小平錢千重四斤十三兩視舊制銅少鉛多錢愈鍥薄矣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乾淳迄于嘉泰開禧皆如之 乾道六年併鑄錢司歸發運司尋復置八年饒州贛州復各置提點官以新鑄錢殺雜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部工部長貳官責降有差九年大江之西及湖廣間多毁錢夾以

沙泥重鑄號沙尾錢詔嚴禁之淳熙二年併贛司歸饒州慶元三年復禁銅器期兩月鬻于官每兩三十湖州舊鬻監至是官自鑄之（二年禁銷錢為銅器者以違制論爐戶決配海外）復神泉監以所括銅器鑄當三大錢隸工部舊額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江池饒建四監）而每年退卻六十萬三年一郊又以三百萬輸三司是內帑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置市舶于浙于

閩于廣船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詔廣泉明秀漏泄銅錢坐其守臣嘉定九年三省言自來有市舶處不許私發番船紹興末臣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廵尉其能誰何至於淮楚屯兵月費五千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敵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淮南舊鑄銅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悉用鐵錢荆門隷湖北以地接襄

峴亦用鐵錢六年先是以和州舊有錢監舒州山口鎮亦有古監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於是子中以舒蘄黃皆産鐵請各置監舒州同安監蘄州新春監黃州齊安監且鑄折二錢以發運司通領四監江之廣寧監興國之大冶監臨江之豐餘監撫之裕國監子中所領三監歲合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七年舒蘄守臣皆以鑄錢增羡遷官然淮民為之大擾八年以江州興國軍鐵冶額虧守貳及大冶知縣各降一官淳熙五年詔舒州歲增鑄十萬貫以三十萬

貫為額蘄州增鑄五萬貫以十五萬貫為額如更增鑄優與推賞御史黄洽言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蘄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為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詔除之八年以舒州水逺薪炭不便減額五萬貫明年又減十萬貫與蘄州並以十五萬貫為額十年併舒州之宿城監入同安監十二年詔舒蘄鑄鐵錢並增五萬貫以淳熈通寳為文光宗紹熈二年減蘄春同安兩監歲鑄各十萬貫嘉泰三年罷舒蘄皷鑄開禧三年復

之嘉定五年臣僚言江北以銅錢一折鐵錢四禁之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易之或以會子一貫易銅錢一貫其銅錢輸送行在及建康鎮江府凡沿江私度及邊徑嚴禁漏泄及於邊界三里內立堠如出界法其易京西銅錢如兩淮例京西湖北之鐵錢則取給於漢陽監及興國富民監後併富民監於漢陽監以二十萬為額前宋時川陝皆行鐵錢益利夔皆即山冶鑄紹興九年詔陝西諸路復行鐵錢十五年置利

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二十二年復嘉之豐
遠邛之惠民二監鑄小平錢二十三年詔利州並鑄折
二錢後又鑄折三錢淳熙十五年四川餉臣言諸州行
使兩界錢引全籍鐵錢稱提止有利州紹興監歲鑄折
三錢三萬四千五百貫有奇邛州惠民監歲鑄折三錢
一萬二千五百貫令大安軍淳熙新興迎恩三爐出生
鐵四十九萬三千斤利之昭化嘉川縣亦有爐新產鐵
三十餘萬斤乞從鼓鑄嘉定元年即利州鑄當五大錢

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惠民二監歲鑄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若四川銅錢淳熙間易送湖廣總所儲之後又交卸於江陵寶慶元年新錢以大宋元寶為文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舊錢之精緻者泄於海船中嚴下海之禁嘉熙元年新錢當二并小平錢並以嘉熙通寶為文當三錢以嘉熙重寶為文淳祐四年右諫議大夫劉晉之言巨家停積猶可以發洩銅器鉟銷猶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於是

復申嚴漏泄之禁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謂楮便於運轉故錢廢於蟄藏自稱提之屢更圜法為無用急於扶楮者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閫奥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於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夫錢貴則物宜賤今物與錢俱重此一世之所共憂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嶽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物而泄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所得幾何所失者不可勝計矣京城之銷金衢信之鍮器

醴泉之樂具皆出於錢臨川隆興桂林之銅工尤多於諸郡姑以長沙一郡言之烏山銅爐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鵝羊山銅戶數百餘家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今京邑鍮銅器用之類鬻賣公行於都市畿甸之近一繩以法由內及外觀聽聿新則鉟銷之姦知畏矣香藥象犀之類異物之珍奇可悅者本無適用之實服御之間昭示儉德自上化下風俗丕變則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從之十年以會價低減復申嚴

下海之禁十二年申嚴錏銷之禁及偽造之法咸淳元年復申嚴錏銷泄漏之禁　寶祐元年新錢以皇宋元寶為文

宋史卷一百八十

宋史卷一百八十考證

食貨志下二於是子中以舒蘄黄皆産鐵請各置監注蘄州蘄春監○通考作蘄春監按本文下有蘄春同安兩監新字應是蘄字之譌

宋史卷一百八十考證